

论《黄庭经》对陆游的影响

张振谦

(暨南大学 中文系, 广州 510632)

摘要:《黄庭经》是宋代颇为流行的道教经典之一。陆游与道教关系密切,道学修养深厚,《黄庭经》对其影响相当深刻。我们从陆游的诗文中发现,陆游对《黄庭经》是了解和熟悉的。从陆游的养生思想、生活心态、文学创作等方面也可看出《黄庭经》对陆游的影响。

关键词: 陆游;《黄庭经》;道教;内丹养生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1)01-0127-05

《黄庭经》是道教主要经典之一,包括《黄庭内景经》与《黄庭外景经》,两书均以七言韵文写成,以存思术和内丹养气为主阐释修持炼养之道。东晋以降,道教提倡恒诵“黄庭”之法,至唐宋,社会研习《黄庭经》已蔚然成风。历代为其作注者甚多,现存注本中,以唐代梁丘子、务成子注本最早,也最为流行,保存在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中。

《黄庭经》作为宋代流传极广且深受文人喜爱的道教经典,陆游道教知识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对《黄庭经》的了解和接受。因此对陆游与《黄庭经》关系的探讨,既是文学创作主体如何通过接受某一具体文献,进而受到某种思想和审美情趣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也是我们探讨宋代文人与道教、文献与创作互动关系时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

一、略论道教对陆游的影响

学界对陆游的研究,多关注他的爱国诗篇,探讨其儒家思想,而较少提及道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实际上,陆游一生与道教的关系颇为密切。其道教信仰有家族的传承渊源。陆游高祖陆轸信奉道教。南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载:“陆太傅轸,会稽人,神采秀异,好为方外游。7岁犹不能语,一日乳媪携往后园,俄而吟诗曰:‘昔时家住海三山,日月宫中屡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在人间。’”^[1]如果此说是后人因陆轸好神仙之说附会而成,那么陆游诗中则直言其家族的学道传统。其《道室试笔六首》之四:“吾家学道今四世,世佩施真《三住铭》。”^①《三住铭》是道士施肩吾所撰并亲授给陆轸的内丹秘诀,陆氏家族将其视为珍宝,代代相传。其

《岁晚幽兴》其四“累世相传《三住铭》”后自注:“先太傅亲受《三住铭》于施肩吾,先生授游曰:‘汝其累世相传,毋忽。’因即以传聿、虞诸子。”从其祖父陆佃留世的少量作品中也可看出他与李得柔等道士交往甚密。《老学庵笔记》卷五又记载其祖母遇仙而病除的事迹^[2]。陆游家族不单是遗传给他好道的信仰,而且有二千卷家藏的道书,其中就有陆轸自作的《修心鉴》^[3]。这些对少年嗜学的陆游来说,自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陆游自幼就受道教文化熏陶:“少年慕黄老,雅志在山林。”(《古风三首》其一)“焚香读书户常闭,少年曾预老聃役。”(《读老子次前韵》)又说:“少时妄意学金丹。”(《溪上夜钓》)然而,我们并不否认陆游对道教的崇尚含有逃避现实的思想情绪。其《读仙书作》诗:“人间事事皆须命,惟有神仙可自求。”隆兴二年至乾道三年(1164—1168),由于政治上遭受打击,思想苦闷,陆游往往在道书中寻找寄托。其《跋修心鉴》、《跋坐忘论》、《跋高象先金丹歌》、《跋天隐子》、《跋老子道德古文》、《夜读隐书有感》诸作均写于这个时期。

乾道六年至淳熙五年(1170—1178),陆游在蜀地为官。而蜀地自古好道,宋真宗时就有“先是,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4]的记载。仕蜀期间,陆游仕途不顺,一直处于闲散职位,最后干脆被罢去一切职务。利用这闲散时间,他曾三次登临道教圣地青城山,遍访四川道迹名胜,如上清宫、丈人观、青羊宫、国宁观等等。在游访其间,与蜀中道士广有来往,如上官道士、景道人、刘道士、谢道士、邵道士、倪道士、宋道士、老洪道士等十余人。也正是这一时期,陆游开始了学道求仙的尝

收稿日期: 2010-03-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10JYC7511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00470944)

作者简介: 张振谦(1979—),男,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讲师。E-mail: zq9986@163.com

①本文所引陆游诗歌均出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试。其途径主要有两种:炼制外丹和内丹养生。前者主要局限于入蜀的八年,后者则长期坚持不懈,直至去世。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退居家乡山阴后,在其书斋里还挂有王子乔、梅子真、李八百、许旌阳及近时得道诸仙像,并常常焚香敬拜。他不仅日常穿着道服:“羽衣道帽从吾好,柏子烟中起磬声。”(《夏夜三首》其二)还自制道衣、道帽,屡次自称道士,俨然以道徒自居。在此期间,陆游还五次领任宫观官,包括天台山桐柏观一次和武夷山冲佑观四次。邱鸣皋先生在《陆游评传》中指出陆游的道教思想与其多次提举宫观有关,“但凡宗教都讲默示、默化,有其位而食其禄,接受其默示,产生默化作用是不可避免的。”^[9]

二、诵读与书写:陆游接受《黄庭经》的方式

诵经作为道教的主要修炼方法之一,上清派在传播《黄庭经》时尤其重视。《黄庭内景经》开篇即云:“是曰玉书可精研,咏之万遍升三天,千灾以消百病痊。不惮虎狼之凶残,亦以却老年永延。”^[10]修道者只要常诵经文、“咏之万遍”即可消灾祛病,延年长生。因此,宋代道士将诵读《黄庭经》作为日常功课,朝夕吟咏。陆游《赠宋道人》:“金骨绿髓渐凝坚,口哦七字黄庭篇。”青城山道士“日日诵《黄庭》”(张继先《青城洞阳大人》),武夷山道士“仙人清声读《黄庭》,长听金鸡半夜声。”(翁彦约《武夷鸡窠岩》)在道教看来,诵读《黄庭经》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而是十分严格而又规范化的宗教活动。《诵黄庭经诀》云:“入室诵《黄庭内景玉经》,当烧香清斋,身冠法服,入户北向,四拜长跪,叩齿二十四通。”务成子注曰:“读《黄庭内景经》者,常在别室烧香洁净,乃执之也。”^[11]可见,诵读《黄庭经》前需斋洁自身,以表恭敬;诵读过程香火伴随,以仿烟雾缭绕之仙境。

陆游对《黄庭经》怀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将诵读《黄庭》作为既恭敬又日常化的重要精神活动。漱口、沐浴皆是为斋洁自身,是许多道教活动最起码的规定。陆游《学道》诗云:“晨兴取涧水,漱齿读《黄庭》。”《暖阁》诗亦云:“日晡浓睡起,盥濯诵《黄庭》。”焚香、静坐、默诵均属道门读经过程中需遵守的规范。其《雨夜》诗:“少年乐事消除尽,雨夜焚香诵道经。”陆游也依道教“咏之万遍”的要求诵读《黄庭经》。其《夜寒燃火有感》:“劝君勿虚死,万过诵《黄庭》。”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他日夜诵读:“中宵煮白石,平旦诵黄庭。”(《山家》六首其三)“愔愔从此常倚壁,听我夜诵《黄庭经》。”(《古藤杖歌》)即使在

严寒的冬季,他也坚持诵读:“一簪残雪寄林亭,手把黄庭两卷经。”(《道室即事》)为了方便诵读,陆游将它置于案头。《老学庵北窗杂书》七首其五:“不恨囊中无赤仄,且欣案上有《黄庭》。”甚至随身携带,《待青城道人不至》:“朝来坐待方平久,读尽黄庭内外篇。”《春晚》亦云:“囊中幸有《黄庭》在,安得高人与细评?”在诵读的过程中,如遇不懂之处,则往往向道隐之士请教、探讨,其《简湖中隐者》:“清宵定许敲门否,拟问《黄庭》两卷经。”

写经和诵经一样,也是道教受持经典的重要方法。在古代,抄写经文往往被视为一种功德,也是记忆道教知识的途径之一。陆游也常抄写《黄庭经》,其《龟堂独酌》诗:“护枕小屏图紫阁,映窗矮卷写黄庭。”他心情好时甚至用写《黄庭经》助兴:“剩喜今朝有奇事,一窗晴日写黄庭。”(《喜晴》)、“明朝却有欣然处,写得《黄庭》又几行。”(《早秋南堂夜兴》)在一定意义上讲,临摹是抄写的另一种形式。古代文人大多喜爱书法,临摹王羲之《黄庭经》帖是常有之事。周必大《题向乡林家所藏山谷南华玉篇》云:“《黄庭外景》一篇,世传魏晋时道家者流所作。自王逸少以来,高人胜士,皆善书之。”^[12]陆游在长时间地临摹后,其书法竟酷似王氏真迹,其《夏白纁云母屏薄望如空》诗云:“纱窗弄笔消永日,临得《黄庭》新逼真。”《黄庭经》书帖作为以宗教为内容、书法为形式的艺术作品,它的流传对宗教传播和艺术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作用,陈寅恪先生言:“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倚艺术为资用。”^[13]在这个意义上说,陆游在临摹《黄庭经》帖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其经文义理的影响。

三、《黄庭经》对陆游养生思想和生活心态的影响

陆游通过诵读、书写等方式接受《黄庭经》的过程中,《黄庭经》包含的养生思想和修炼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及陆游的养生实践,进而对其心态的调适起了一定作用。

由唐至宋,道修炼养方式发生了转型。卿希泰先生曾说:“入宋以后,内丹道取代外丹流行于世,特别是北宋张伯端《悟真篇》阐明其道后,内丹道更为盛行,成为宋明道教修仙之法的核心。”^[14]宋代道教渐由外丹服食转向内丹养生。相应地,文人对道教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轻信通过服食金丹而成仙的外修术,而相信经由自身炼养而长生的内修术,更倾向于追求精神超越和炼心养生的内丹修炼。《黄庭经》包含的内修术吸收庄、儒、佛禅思

想,流变为内丹炼养,成为宋代道教养生方术的主流。文人注释《黄庭经》时,也突出其养生术,将其视为养生经典。如欧阳修《删正黄庭经序》云:“《黄庭经》者,魏晋间道士养生之术也”。南宋周必大《题向芘林家所藏山谷书南华玉篇》称其为“养生之枢要”。

据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三载:宋高宗曾向西蜀道士皇甫坦询问长生久视之道,皇甫坦答曰:“仙人道士非有灵,积精累气以成真。”深契圣意,嘉叹再三,曰:“此其所以为真人也。”因书其语于扇以赐^[10]。皇甫坦答语出自《黄庭内景经·仙人章》,足见《黄庭经》及其内丹养气在宋代养生中的地位,而帝王的认可往往代表着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流。陆游主要生活在宋高宗时期,因此,他常依《黄庭经》的修炼方法进行养生。陆游一生十分注重内丹养生。其《养生》诗云:“受廛故里老为氓,三十余年学养生。”陆游尝试的养生方法颇多,来源不一。但他在养生过程中,最重视内丹养气。我们来看陆游《学道》:

学道知专气,尊生得养形。
精神生尺宅,虚白集中扃。
出岫孤云静,凌霜老柏青。
晨兴取涧水,漱齿读《黄庭》。

此诗作于开禧三年(1207),陆游已83岁,他总结自己一生的学道经验,认为内丹养气最为重要。其《秋怀》诗云:“平生养气颇自许,虽老尚可吞司并。”《杂感》其五亦云:“养生孰为本,元气不可亏。”保养元气成为陆游养生的主旨。而《黄庭经》是以内丹养气为主的经典:“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以为真。”(《黄庭内景经·黄庭章》)养生古称养形,养形则必须养气,养气又必须养性,养性则须养心。“性”即精、神,与气合成为人体“三宝”。“虚白”即“虚室生白”(《庄子·人间世》),指虚空的心境。《黄庭内景经》务成子注序:“沐浴盥漱,烧香于左,读经一过,百痼除也。”陆游看来,在安静的环境中斋洁自身,诵读《黄庭经》并依经修炼,是专气、养形、爱精守神、学道养生的最佳途径。因此,他在总结自己养生经验时甚至说:“白头始悟颐生妙,尽在黄庭两卷中。”(《道室杂吟》)“余年默数能多少,尽付黄庭两卷经。”(《小亭》)

文人诵读、书写《黄庭经》与一般社会成员接受《黄庭经》有很大不同,那就是由于文人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社会思考,更注重心灵感悟和精神升华,

因此更多地从哲学思维、精神世界层面关注道教经典。《黄庭经》的义理核心是“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何思虑”(《黄庭外景经·中部经》)。它要求修炼者恬淡无欲,内观自修,忘却外界事物。正如《黄庭内景经·琼室章》所云:“恬淡闭视内自明,物物不干泰而平。”而坐忘本身就是养生长寿的必备条件之一,南宋曾慥《道枢》卷二《坐忘篇》云:“坐忘者,长生之基也。”^[11]因此,文人往往将《黄庭经》视为淡泊志趣的象征、平和心态的工具。例如,陆游《一丛花·仙姝天上》词云:“《黄庭》读罢心如水”。阅读《黄庭经》还可以调试心态,舒缓沉重的心理压力,使人获得洒脱的超然。陆游《六言杂兴》其九:“熟读大小止观,精思内外黄庭。直使超然有得,岂若渊源六经。”而书写《黄庭经》同样可以平稳心态,达到恬淡虚无之境。文人会随着书写对象和内容的不同而表达不同的思想情趣。唐孙过庭《书谱》曾云:“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怵虚无,《大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12]清孙承泽《砚山斋杂记》卷一亦云:“古人作一段书必别立一种意态,若《黄庭》之玄淡简远,《乐毅》之英采沈鸷,《兰亭》之俛仰尽态,《洛神》之飘飘凝伫,各自标新拔异。”^[13]可见,人的内心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中那样。书写道经,自然接受宗教义理的影响。况且,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调节方式和养生的重要手段。陆游《早秋南堂夜兴》:“明朝却有欣然处,写得黄庭又几行。”陆游一生经历坎坷,但他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阅读、抄写《黄庭经》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材料,据宋人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载:

陆放翁有《心太平庵》诗云:“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耳。胸中故湛然,忿欲定谁使。”又云:“少年妄起功名念,岂信身闲心太平。”乐天有云:“闲倾三数酌,醉吟十余声。便是羲皇代,先从心太平。”盖出《黄庭经》云:“观志流神寄奇灵,闲暇无事修太平。”又《外景经》云:“观志游神三奇灵,行闲无事心太平。”^[14]

陆游《心太平庵》诗题自注:“余取《黄庭》语名所寓室。”其《独学》诗结句“岂信身闲心太平”后自注:“《黄庭经》:闲暇无事心太平。”在他看来,“心太平”即心态平和、恬淡无欲。在《长相思》词中,他

指出“心太平”的境界：“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破阵子》词中继续强化这种看破红尘的心境：“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蜡屐登山真率饮，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闲心太平。”“心太平”源于学道：“学道逍遥心太平”（《晚起》）有利于长生，其《书适》诗云：“万事罢经营，悠然心太平。……神仙不须学，券内有长生。”其《金丹》诗甚至认为“子有金丹炼即成，人人各自具长生。施行要使俗仁寿，收敛犹能心太平。”陆游爱国之心切，欲借《黄庭经》语作庵名使其心态平静下来，正如清代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一所云：“翁覃溪师见而讶之，谓予曰：‘昔陆放翁以“心太平”自额所居，人皆谓取《黄庭经》语。然古本《黄庭经》是“闲暇无事修太平”，陆改修于心。盖当南渡之余，日切中原之望。’”^[15]

在陆游看来，《黄庭经》代表着与功利、世俗、忙碌相对的淡泊、出世、闲适的生活态度与平和心态。其《书怀绝句》云：“早佩黄庭两卷经，不应灵府杂膻腥。”它不仅仅是心理、生理意义上的统一，也被赋予了价值观念的意义，成了一种人生哲学，一种自然闲适、少私寡欲的生活方式，清净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境界。

四、《黄庭经》对陆游诗歌创作的影响

陆游对《黄庭经》的接受，必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影响。钱锺书先生曾指出《黄庭经》是陆游诗歌典故的一个重要来源：“道士作诗，牛鬼蛇神，铺陈排比，无道之玄，乃术幻；……即诗人为之，前若庾子山、韦渠牟《步虚》诸词，后若陆务观《道室》诸作。云笈翻签，仙图开帙。向《抱朴内篇》、《黄庭外景》中搬取家当，渲染仙灵。”^[16]²²⁵ 钱先生说的“《道室》诸作”是陆游诗歌题目中包含“道室”的系列作品。我们来看其中的《道室即事》：

一簪残雪寄林亭，手把黄庭两卷经。
琴调养心安澹泊，炉香挽梦上青冥。
随缘久已均忧喜，玩世惟须半醉醒。
谿父园公殊未见，颓然谁与共忘形？

道室为陆游修炼之地，他在里面经常诵读《黄庭经》。务成子《黄庭内景经》注序曰：《黄庭经》“一名太上琴心文。琴，和也。诵之可以和六府，宁心神，使得神仙。”^[16]¹⁹⁰ 琴可以弹，是调和的意思，鼓琴可以养性凝神，而凝神于三丹田，则可以形成胎息，练就内丹。在古代文人看来，弹琴既是高雅生活的象征，又能调心养性。他们作品中往往将弹琴与《黄庭经》

的养生理论联系起来。《黄庭内景经·上清章》“琴心三叠舞胎仙”正是此意。陆游在香烟缭绕的道室内存思神真，宛若游仙一般。受《黄庭经》“恬淡无欲”义理的熏染，陆游的心态十分豁达，甚至达到看破尘世的境界。结句中的“谿父”是《列仙传》中的仙人，“园公”为隐士，商山四皓之一，以仙隐之士自比，进一步表达了其清静虚明、无私无欲的心灵境界。

除了“道室”系列作品外，陆游的其他诗歌也往往运用《黄庭经》语汇。如其《读王摩诘诗爱其“散发晚未簪，道书行尚把”之句，因用为韵赋古风十首，亦皆物外事也》其八：

隐书有三景，字字当力行。寸地与尺宅，可以久汝生。溯流归昆虚，坚守临长城。一旦告成功，河塞黄金成。笙鹤适缑山，貂蝉朝玉京。即今修行地，千古名还婴。

“隐书”即道书，这里指《黄庭经》。“三景”即《黄庭内景经》、《黄庭中景经》、《黄庭外景经》。“寸地与尺宅，可以久汝生”语出《黄庭内景经·琼室章》：“寸田尺宅可治生。”务成子注：“三丹田之宅，各方一寸，故曰寸田。依存丹田之法，以治生也。经云‘寸田尺宅’，彼尺宅，谓面也。”寸田即三丹田；尺宅即面，喻指眼、眉、口、鼻等神灵所居之地。若按《黄庭经》丹田之法炼养，则长生成仙。黄庭坚《次韵子瞻书黄庭经尾付蹇道士》：“琅函绛简蕊珠篇，寸田尺宅可蕲仙。”人体丹田犹如自然田地，田地需耕耘，人要炼养内丹。诗人若“字字当力行”，则可内养丹田，长寿延年。接下来两句化用《黄庭外景经·上部经》：“三关之中精气深，子欲不死修昆仑。绛官重楼十二环，琼室之中五色集。赤神之子中池立，下有长城玄谷邑。”言内丹修炼，《黄庭内景经·黄庭章》云：“玄泉幽阙高巍巍，三田之中精气微。”主张“反观内视”“逆推功法”，使人体之元气从下丹田气海（脐下三寸）中先自下而上，经过中丹田心部（绛宫）、喉咙（十二楼），然后随津液（玄泉）到达上丹田即脑（泥丸）中，随后，再使精、气、神归于下丹田，炼成“圣胎”或叫“金液丹”。一旦炼养内丹成功，在存思术的作用下，就会看到神仙和仙境。诗的结句后自注云：“予道室以‘还婴’名之。”“还婴”语出《黄庭内景经·百谷章》：“那从返老得还婴”。“还婴”作为陆游晚年的斋号之一，在诗中屡屡提及，如《道室述怀》：“养心功用还在还婴”、《自述》其一：“怡然气貌渐还婴”，《园居》：“还婴吾所证，手自写庵名。”并自注：“近名

小室曰‘还婴’”。

陆游诗歌中用及《黄庭经》语汇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道室夜意》有句“斋心守玄牝,闭目得黄宁。”作者在“黄宁”后自注云:“《黄庭经》:‘何不食气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黄宁。’即黄庭也。”又《病中作》“力守谁能发底火?深潜自足美灵根”中“灵根”语出《黄庭内景经·上有章》:“灌溉五华植灵根。”务成子注:“灵根,舌本也。”《晨坐道室有感》“碧霄腾举人人事,莫恋污渠与臭帑”中“臭帑”典出《黄庭内景经·隐影章》:“人间纷纷臭帑如”。王羲之写《黄庭经》帖换取

白鹅的故事早已播为文坛书林佳话,而王羲之、养鹅道士以及陆游都是会稽(山阴)人,故陆游也常以“黄庭换鹅”故事入诗。如《寄隐士》:“恍逢王内史,更为乞《黄庭》。”《过建阳县以双鹅赠东观道士》:“会稽内史如相遇,换取黄庭一卷经”等。钱锺书先生曾将《黄庭经》与陆游的个性特征、诗歌创作联系起来:“放翁高明之性,不耐沉潜,故作诗工于写景叙事。翁爱读《黄庭经》,试将琴心文断章取义,以评翁诗,殆夺于‘外象’,而颇阙‘内景’者乎。”^{[16]130} 从一个侧面指出了《黄庭经》对陆游及其诗歌的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 [1] 陈鹤. 西塘集耆旧续闻[M]. 北京:中华书局,2002:295.
- [2] 陆游. 老学庵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9:61-62.
- [3] 夏承焘,吴熊和. 论陆游的词(代序)[C]//放翁词编年笺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
- [4] 毕沅. 续资治通鉴长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637.
- [5] 邱鸣皋. 陆游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72.
- [6] 张君房. 云笈七签[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7] 周必大. 文忠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180.
- [8]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4.
- [9] 卿希泰.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136.
- [10] 赵道一.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M]//张宇初.道藏: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433.
- [11] 曾慥. 道枢[M]//张宇初.道藏:第20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616.
- [12] 孙过庭. 书谱[M]. 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10.
- [13] 孙承泽. 砚山斋杂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143.
- [14] 周密. 浩然斋雅谈[M]//丛书集成初编:第254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19.
- [15] 梁章钜. 归田琐记[M]//续修四库全书:第11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1.
- [16] 钱锺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Lu You and Huang Ting Jing

ZHANG Zhenq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Huang Ting Jing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aoist classics in the Song Dynasty. Lu You, the person who was closely involved with Taoism, actually was an expert in Taoism and was influenced by Huang Ting Jing. Starting from Lu You's poetry and prose, we find out that Lu You is familiar with Huang Ting Jing. What's more, we can also find out the impact of Huang Ting Jing on Lu You from aspects such as regimen, the psychology of living,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Lu You; Huang Ting Jing; Taoism; inner alchemy regimen

[责任编辑:孟青]